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十七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九

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隷校尉諸葛豐之後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與弟均隨其

從父依劉表荆州從父卒家于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躬耕隴畆建安初與頴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游學三人務精熟而亮獨觀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常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謂為信然時昭烈屯新野見徐庶甚器之庶因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

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見之昭烈由是詣
亮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
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
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今曹操已擁百
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
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
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
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公與飛等不悦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願諸君勿復言關張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于琦琦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不對後乃將亮上髙樓去梯謂曰今日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會黄祖死遂自求代得出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伐遣使以州降昭烈在樊因率衆南奔爲操所追破進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

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如水歸海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兵雖敗于
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
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
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
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
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

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敗之于赤壁操引軍歸鄴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税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公鎮荆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事平進亮軍師

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昭烈之攻張郃于漢中也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無漢中即無蜀矣發兵何疑時法正從昭烈北行亮即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昭烈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領

司隸校尉亮治蜀號嚴明法正勸緩刑弛禁以慰人望亮曰此州自劉璋以來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于此今吾使法行則知恩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著矣章武三年春昭烈在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為詔

勑後帝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進封亮武鄉侯事無鉅細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整戎旅工械伎巧物究其極科條嚴明賞罰必信作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而得中猶棄敝屩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玆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

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
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
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數子終始
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胡濟
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亟諫以爲爲治有體上下
不可相侵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魏華歆王朗陳
羣各有書與亮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作正議曰昔在
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

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旨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鋭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

兒滔天之詞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内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者哉遂遣使如吳約為與國二年領益州牧選用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杜微為主簿微已老轝而致之既至亮引亮以其重聽于坐中與書曰曹丕稱帝猶土龍芻狗之有名耳欲與諸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君但當以

德輔時不責君軍旅何為汲汲求去拜徵諫議大夫先是南中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三年春乃率衆往討時參軍馬謖送亮亮謂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彼知官勢内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願公服其心

而已亮納其言至南中所在戰捷斬雍闓及高定等有孟獲者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秖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即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

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収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資財牛馬器械供畊戦之用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陰侯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徳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
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

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
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
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
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

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于是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僅留萬人守城時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來告舉軍失色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

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强伏遂引軍北走及後知之深以為恨六年春亮伐魏亮司馬魏延欲請兵五千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遂不用延計乃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率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拔箕城獲姜維關中響震曹叡如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

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郡千餘家還于漢中乃流涕收謖殺之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于黃壤也于是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親為臨祭撫其遺孤上疏請自貶三等于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有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反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

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乃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冬十二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

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

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
逆覩也于是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
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破斬之七年亮遣陳式攻武
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
淮退還遂平二郡詔復亮丞相是歲孫權僭號使以並
尊二帝來告衆謂宜顯明正義以絶之亮曰權有僭逆
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
加顯絶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彼賢才尚

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漢文卑詞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若大軍北伐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于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于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能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賀于吳再申盟約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魏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

郃郭淮等禦之懿自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以兵徼亮亮破之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郤避再三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級元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來追至木門亮伏弩射殺之時亮兵期直更番而懿衆大盛諸參佐咸

請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行師以大信為本今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遣令去由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公恩死猶莫報也臨戰谷拔刃爭先一以當十遂大捷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遂分兵屯田為久住計畊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以

巾幗之服懿怒表請戰獻遣辛毗仗節以制之亮謂姜維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篤後主遣李福省視因諮大計亮以蔣琬對次及費禕遂卒于軍年五十四時有星赤而芒角隕于中營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偪儀結陣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及軍

退懿按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器物策贈印綬諡忠武亮嘗表于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怏怏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中都護李嚴亮攻祁山時嚴督運不繼又反覆

造說亮乃表其罪廢徙梓潼復以其子豊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願寛慰都護勤追前闕否可復通逝可復還至是嚴聞亮薨亦發病死嚴常冀亮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亮治蜀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嘗有言亮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徳

不以小惠及薨後所在各求爲立廟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又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其言教書奏共爲一集亮妻沔南名士黄承彦之女子瞻工書畫强識念亮嘗有書誡之曰君子之行静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静無以致遠夫學須静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静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皆自道其所得也亮卒瞻嗣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

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鄧艾入成都以書誘瞻使降瞻怒斬其使臨陣戰死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黄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亦馳赴魏軍而沒次子京咸熈元年内移河東位至廣州刺史亮弟均官亦至長水校尉

晉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詞巧飾者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與

吳張儼論曰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至使畊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

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鋭無禽敵
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
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凉雍不解甲中國不
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

論曰傳言昭烈訪士于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
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
謂亮鳳雛謂龐統也徽嘗稱統爲南州士冠冕始統
守耒陽不治魯肅遺書昭烈曰士元非百里才亮亦

嘗言之由是昭烈深相器重親待亞于亮後遂說昭烈取劉璋進圍雒城縣中流矢卒統好奬借人倫亦深自期許年旣不永尐所表見亮有王佐才氣象一本于儒者孔子所謂求志達道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庶幾近之要其全體大用不外乎誡子一書出師二表文中子曰孔明無死禮樂可興由是觀之則富國强兵乃其囊底餘智耳陳壽上亮遺集表至以周公子産相比儗然論贊中有將畧非

長之言其後崔浩又從而傅會之洎及眉山蘇氏父子皆咎亮不取荆州而都梁益夫隆中一對先荆後益確有成算于胷中是以坐言起行不爽尺寸蘇洵輩好以事後之成敗論人强詞悍氣不衷事理惡足與窺古人之深哉亮自比管樂有過之無不及也伯仲之間見伊吕指揮若定失蕭曹誦杜甫詩益信

關忠義　張飛

關忠義名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僑寓涿郡少

好左氏春秋諷誦略皆上口昭烈於涿合徒衆公與張飛
為之禦侮昭烈為平原相以關張為別部司馬分統部
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
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昭烈之襲殺徐州刺史車
冑使公守下邳城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下昭
烈奔袁紹操盡收其衆擄昭烈夫人并公以歸時倉
卒行次公護視昭烈夫人每肅立其旁惟謹或至夜分
秉燭達旦操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時袁紹遣其大將

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公為先鋒擊之公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無敢當者遂解白馬圍操即表封為漢壽亭侯初操壯公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公公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遼以公言報操操義之及公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公盡封其所賜拜書告

辭而奔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遂從昭烈就劉表表卒操定荆州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别遣公乗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坂昭烈斜趨漢津適與公船相值共至夏口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衆散公勸昭烈殺操昭烈不從及在夏口飄飖江渚公怒曰往日獵中若從吾言可無今日之困昭烈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耶時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操引軍退歸昭烈遂

收江南乃封拜元勛以公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拜公都督荆州事公聞馬超來降寓書諸葛亮問超人才誰比亮知其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當與益徳並驅猶未及髯之絶倫也公美鬚髯故亮謂之髯公省書大悦以示賓客公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已入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患乃除耳公便伸臂令劈之時適燕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

槃器而公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年孫權以昭烈久假荆州不及遂遣呂蒙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使公爭之權使魯肅屯益陽以拒公肅邀公相見因責數之公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耶會操攻漢中急昭烈乃與權和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留公守江陵二十四年先主進號漢中王遣費詩拜公為前將軍假節鉞公聞黄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

受拜詩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且君侯與王譬猶一體禍福休戚共之不宜更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與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公大感悟遽即受拜是歲公使其屬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而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與諸衆登高避

水公乘大船就攻之禁窮迫遂降龐德力戰不屈公禽
斬之乃急攻樊城立圍數重又遣別將圍呂常於襄陽
於是荊州刺史胡修南郡太守傅芳皆降陸渾民孫狼
等亦殺其主簿南附受公印號自許以南往往遙應公
公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以
為西蜀東吳外親內疏今雖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
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先是呂蒙代魯肅鎮陸口以公素驍雄白權宜急圖之

權又嘗遣使爲子求公女公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至是用呂蒙計作牋與操請以討公自効拜蒙大都督將兵襲公公初不設備而曹操遣徐晃南救曹仁自引兵屯於摩陂晃攻公破之公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𦨴䑧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公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麋芳傅士仁素皆嫌公輕己公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公言還當治之二人咸懷懼不安權使人誘之即迎降蒙

入據江陵盡擄公士衆妻子公軍遂解散纔數十騎權先使別將潘璋斷其徑路獲公及其子平於臨沮害之函首送操操發視鬚髯如生命以侯禮葬時權以潘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死呂蒙未及受封疾發亦死焉

張飛字益德昭烈同郡人以關公年長於已常兄事之當陽之敗操追兵幾及昭烈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

者從攻劉璋所過戰克生獲巴郡太守嚴顔呵之曰何以不降顔曰我州但有斬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賔客飛雄猛亞關公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關張萬人之敵關公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昭烈常誡飛曰卿刑罰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其後昭烈伐吳飛率兵自閬中會江州臨發果為其帳下將范彊張達所殺後帝時追謚曰桓

論曰自古志士仁人殺身致命至往往招魂以葬其不亡者惟區區血誠而已誠之所至貫金石而泣鬼神格豚魚而孚草木關公忠義通於神明背曹向劉顯鑠今古遂使千秋萬世欽厥聲名奉若尊親豈非誠為之動哉宣尼作春秋而亂賊懼忠義好春秋而漢賊明可謂能讀書者矣飛忠勇亞於忠義關張並稱炳如日星故並著之

趙雲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身長八尺姿顔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兾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雲答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氏私明將軍也時昭烈亦依瓚每接納雲雲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昭烈知其不返捉手而别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及昭烈就袁紹雲見於鄴昭烈與雲眠卧密遣雲合

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昭烈至荆州為昭烈主騎建安十三年曹操追昭烈至當陽長坂昭烈棄妻子南走時有言雲已北去者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身抱弱子即後帝也保護甘夫人即後帝母也皆得免難從平江南遷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以相與同姓固辭不許或勸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去雲無纖

芥先是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與雲同鄉里少小相知雲白昭烈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昭烈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昭烈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十六年昭烈西征權乃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帝歸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帝還及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

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益州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屋舍及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昭烈即從之二十四年昭烈既遣黃忠斬夏侯淵曹操來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黃忠謂可劫取并以雲兵隨往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出營

覘之猝與操遇為其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雲既還趨營而别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迎著敵軍追至營時沔陽張翼在雲營内翼欲閉門拒守而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勁弩從後射之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明旦昭烈自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為虎威將軍章武元年昭烈恥關公之没將擊孫權雲諫曰國賊是曹

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
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
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
難可卒解也昭烈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昭烈失利
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而吳軍已退後帝即位拜雲中
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建興五年隨諸葛亮駐漢
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
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强失利於箕

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亮問鄧芝曰街亭軍敗兵將不復相錄箕谷何獨得保芝曰雲身自斷後故一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以有賜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又明年卒追謚曰順平雲次子廣官牙門將隨姜維臨陣戰死

論曰雲與關張及馬超黄忠號五虎將陳壽以其強摯壯猛比於灌滕此未足以盡雲也雲智深而量雅

其應對公孫有寇恂答使者之詞令焉其結託昭烈有鄧禹游京師之先見焉當陽之保䕶過於麥飯豆粥之勤漢中之權畧捷於轉車張幟之巧薦夏侯蘭而不自近岑彭之言韓歆可用馬武之不將舊部曲也卻趙範之婚辭田園之賜祭遵之憂國奉公吳漢之怒妻子多買田宅也要其訏謨碩畫尤在諫伐吳數言葢與武侯平生用兵大指相類使之尚在大將軍之任不以屬文偉伯約矣

蔣琬　費禕　董允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知名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遂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頃之為什邡令昭烈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琬為東曹掾琬固讓劉

邕等四人亮不聽遷為參軍八年代張裔為長史加撫
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
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帝曰臣若
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領益州刺史
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
琬出類拔萃處羣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
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
弭曹叡驕凶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

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四年琬以諸葛亮數窺秦川道險運艱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會疾動未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等諭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

克果俯仰維艱實忘寢食輒與禕等議以涼州邊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人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率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請從屯涪後帝從之由是琬還住涪疾轉增劇九年卒謚曰恭初琬辟犍為楊戲為東曹掾戲性素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有搆戲於琬者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

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曽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細按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費褘字文偉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仁將褘游

學入蜀會昭烈定蜀禕遂留益土禕少與董允齊名時
司徒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葬所白父和請車和遣
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
所諸葛亮與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
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
疑汝於文禕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
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帝即位為黃門侍郎
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還羣寮郊迎年位多在禕右而

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既歸以禕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詞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又嘗别酌好酒飲禕視其已酣然後咨問國事及當世之務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有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數來也因以常所執寳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

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後亮北住漢中褘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時前軍師魏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每陳計於亮欲出奇兵而亮不許延嘗私謂亮為怯恨已才用之不盡長史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軍戎節度皆斯須取辦延性矜高而儀狷狹遂相憎惡如水火亮深惡二人之才勇而惜其不相能不忍有所偏廢每當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涕

泣橫集禕嘗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禕嘗再使吳孫權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不知防慮豈所謂詒厥孫謀乎禕對曰延儀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彭難御之心也今方埽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懼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亮聞之以

為知言其後亮卒於軍延不聽遺令欲與禕共作行留部分强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得出馳去延尋悔追之不及遂作亂奔漢中馬岱擊斬之尋儀亦以不得秉政對禕恨望禕密表其言廢徙漢嘉自殺十三年禕代將琬為尚書令尋遷大將軍延熈七年魏曹爽入寇軍次興勢假禕節率衆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别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

能辨賊也及至爽引退禕乃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封禕成鄉侯九年秋大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禕曰夫赦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用之今有何危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干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者哉禕踧踖謝之十一年禕出屯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時衛將軍姜維與禕

共錄尚書事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又負其才武謂隴以
西可斷而有每欲興兵大舉禕嘗裁制不從謂曰丞相
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宜先保國治民敬守社稷無
以希冀僥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與維兵常不過萬人十
五年命禕開府明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
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
兒子皆布衣蔬食出入不從車騎其當國功名畧與琬
比而識悟尤絕初禕為尚書令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

每省讀文書舉目究意其速數倍於人終更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賔客飲食博戲每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後董允代褘欲學之旬日之間事多愆滯允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也父和字幼宰劉璋時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俗奢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葬至傾家以辦和躬率以儉又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

變善會當遷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人璋聽留二
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
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徵為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
並署左將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
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亮後為丞相每追思其忠
勤不置允少隨父西遷昭烈時與費禕並以選為太子
舍人徙洗馬後帝嗣立遷黃門侍郎建興五年亮將北
征出屯漢中慮後帝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

亮欲任以宫省之事疏薦允與郭攸之費禕等皆忠亮死節之臣宫中之事事無大小請悉以咨之亮尋以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凡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帝常欲采擇以充後宫允以為古者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嫱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帝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内侍歴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襃勛勞允固辭不受後帝漸

長大愛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黄門丞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亦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類如此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

費禕副九年卒費禕以選曹郎陳祇代允為侍中祇多技藝挾智數與黄皓相表裏皓始與政事姜維常惡皓擅恣啓後帝欲殺之後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懼失言遜辭而出後帝追皓請維陳謝皓遂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者

論曰蜀人每稱諸葛亮蔣琬費禕董允為四相一號四英案亮薦允掌宫省獻納而身後之事首付琬次

及禕當時廖立李嚴並負宿望魏延楊儀尤慣軍伍
又嘗稱姜維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然至付託國事
皆不之及何歟琬器量閎雅有宰相度允嚴正宜在
幼主左右使有所憚禕識足定紛才能應猝當傾側
擾攘之間所以折衝而禦侮者尤賴乎此此以見亮
之小心慮國善始善終不獨號稱知人也惜琬允既
不永年禕復汎愛蹈來歙岑彭之轍向使此三子者
皆無恙允領宮府琬禕督兵戎則黃皓閹宇不得比

周為奸漢中諸圍不至撤兵他守加以樊建傅僉李球衛繼張翼廖化羅憲諸人同心協力鍾會豈能長驅而冦關口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於是乎漢祚終不復矣悲夫

史傳三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 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王旭皓

史傳三編卷十八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

晉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少有幹略張華甚重之與武帝同里又同年共

斫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寧朔將軍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為邊境所稱封宣城公張昌之亂轉荆州刺史代王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諸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牙門將皮初等進據襄陽侃等累戰破昌斬首數萬級昌懼而逃于下儁山弘遣軍斬之其衆悉降荆土以平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得許乃銓叙功德隨才補授以陶侃為行司馬而以皮初補襄陽太守表其姓名上之朝廷以初雖有功而襄陽名郡不可輕授人乃以前東平太

守夏侯陟爲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統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任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勛宜先酬報詔聽之弘勸課農桑寛刑省賦歳用有年荆人愛悦甞夜起聞城上持更歎聲甚苦呼省之見其老病無襦乃讁罰主者而給其人衣帽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許人捕魚弘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耶速改此法又自今酒

醪之製不得分别優劣三品當與三軍同其厚薄益州刺
史羅尚為李特所敗告急貸糧州僚以運道懸遠不欲多
給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厚給于彼可無西顧之憂
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又以田種糧食分
給流人十餘萬户之在荆州者使不因貧乏為寇更擢用
其賢才以慰勉之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于荆或勸可
作樂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
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

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効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輯之須乘輿反正送還本署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有干弘以縱橫之事者弘大怒斬之惠帝之幸長安也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遂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順陽太守張光河間王顒所署也與陶侃皮初共破陳敏將錢端于長岐或説弘宜斬光以明

向背弘又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勲乞加遷擢先是劉喬為豫州刺史東海王越承制以范陽王虓代之喬以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拒虓弘乃與喬牋以為踈不間親且主上播越正忠義同心戮力之時願解怨修好共戴盟主以康王室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和解之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搆于羣王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萬一外寇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鬭自効于卞莊者也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

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不能用會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敏與江夏太守陶侃同郡又同歲舉吏有問侃于弘者弘更委侃討敏侃遣其兄子為質弘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竟不敢闚境弘每有廢興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爭感悅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將率諸軍會之既還自以老病將解州事未及上卒于襄陽士女如喪私

親初成都王頴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勱欲推頴為主弘子璠追尊弘志遂墨絰討勱斬于濁水朝廷聞而嘉之追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弘沒以高密王畧代鎮多寇盜詔起璠為順陽內史甚得江漢心山簡忌之奏徵為越騎校尉被書便至洛陽然後迎家衆然南夏卒以亂

論曰國家分崩離析之會非精勤無以慮變非果毅無以殺敵非公忠仁恕無以收智謀勇畧之用而成

安上全下之功劉弘拊循士卒與同甘苦官人不昵私親任賢不生疑貳是以惠澤入人心威望著隣境然其大者尤在乃心君國絶不敢乘釁樹黨以便其私圖觀其致書牧帥上表闕廷指事深切發言慷慨使當日君臣聽而行之内釋猜疑外固屏翰其為功于國又不獨在疆場折衝已也書曰協恭和衷弘有志焉方藩封樹兵司馬内亂一時張方李含周馥劉忱苟晞諸人又復各為左右讒間蠭生兵戈蟻動坐

使全晉山河四分五裂而其身命亦隨之有朝位台司而暮具五刑者獨弘父子終見保全天之報施忠義豈有爽哉弘幹局功勲亞陶侃而忠君憂國勝之當與溫嶠同為典午一代之偉人矣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也世為北州舊姓父武上谷太守逖少孤性豁朗年十四五猶未知書凡納等並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

以周貧乏鄉閭重之後益博覽書史見者咸謂有佐世才年二十四辟察孝廉司隸再舉秀才皆不行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最篤嘗同寢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對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累遷太子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敗于蕩陰遂退還洛時車駕幸長安范陽王虓高密王畧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為典

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由是衆皆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逺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從皆舜勇逖遇之如子弟或有犯法為吏所繩者輒擁護救解之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畔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羣冦乘隙流毒中原今遺黎

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望風向赴沉溺之士欣于來蘇庶幾國耻可雪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詞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之距于石勒也流人塢王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

雅為譙郡太守逖至乃誘其部人謝浮斬平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逺未至軍大飢樊雅以其衆襲逖直趣逖幕督護董昭戰走之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益急逖求救于蓬陂塢主陳川川命其將李頭率衆援之頭力戰有勲遂克譙城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憾川聞而怒因殺頭頭親黨四百人皆奔于逖川益怒遣兵大掠豫州逖邀擊于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

主軍無私焉川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虎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擊虎虎大敗收兵掠豫州而留其部將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于道豹遣兵逐之即棄擔走豹兵久飢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大懼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于汴水獲之豹宵遁退

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邀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皆感恩率鄉里五百家來降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戍歸逖者日多時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逖馳使和解之遂皆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賤皆遇以恩禮尤善招撫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賊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偽鈔之明其未附諸塢感戴賊中有異謀輒密以聞由是多所尅獲自河

以南盡為晉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子弟皆耕耘樵擔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坐中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逖鎮西將軍益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豐贍邊境休息士馬蕃滋大有越河掃清之意會朝廷將遣戴淵為都督逖以己翦荊棘收河南

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搆隙慮有内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猶圖進取不輟營繕虎牢城城北臨黄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逺逖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内史周閎率衆築壘于城南未成而病篤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歎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我死天不祐國也俄卒于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王敦久懷逆謀憚逖與

梁州刺史周訪二人不敢輒發及訪與逖繼歿敦乃肆志焉

論曰祖逖不矜小節而倜儻有大志忠君愛國之誠經方致遠之畧其素所樹立然也方其奉命北行軍糧器械一無所恃又復值羣兇竊據日夕轉戰進寸退尺卒撫有河南使强敵不敢生邊釁蓋仗義執信德施既普威命自行未來而懷集有方既來而撫御無失是故能以寡勝衆弱敵强焉嚮使天假之年得

與陶侃溫嶠諸公同心共濟恢復中原豈有難哉聞雞之舞渡江之誓至今猶想見其慷慨大節凛凛如生也夫士苟有志無不竟成患于志大才踈耳始逖被用時劉琨聞之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其後琨竟為段匹磾所害而逖經畧有明效考琨末年忠義愈奮志氣激發聞望遠播江左憑依功雖不究君子不可以成敗論人然善于懷撫短于控御又素奢豪嗜聲色徐潤以音律被寵令狐

盛以亢直見殺較逖之克己務施愛人好士者相去
蓋遠觀其弱冠周旋于賈謐馬倫之門與倫私親為
倫所用可知非獨疎于才抑亦闇于識也祖劉並稱
劉實遜祖史譏逖初年散穀周貧目為貪亂可謂能
知逖者乎

王導

王導字茂弘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
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一見許

為將相之器初襲祖爵即丘子後參東海王越軍事元帝為琅邪王時與導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潛有佐帝興復之志帝亦雅重之在洛陽時導每勸令之國及出鎮下邳請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無不與知時帝頗以酒廢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酒覆之由此遂絕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值導從兄敦來朝敦時威望已著導因說敦宜共有以匡濟時上巳觀禊帝乘肩輿具威儀導與敦皆騎從吳人士竊覘之乃相率拜道左導因進計

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者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歸心焉洛京既破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又說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揚土饒富導為政務在清淨每勸帝克己厲節輔主庇民遂益見委重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每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自魏氏

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遂使姦人乘釁有虧王道大王命世之英一匡九合管仲樂毅于是乎在豈區區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以草創之初名位不可妄加恐無以勸有功塞非望上牋固讓曰請自導始帝下令褒美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

慮朝廷寡弱不克有濟比與導談世事乃還謂周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暇日飲宴新亭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遣諸從事行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時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導咨嗟稱善尋遷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時軍

旅倥偬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學校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彛倫攸叙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于

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敎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涖下則仁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于今二紀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日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稽古明學漸之敎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

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帝深納焉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再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導薦羊鑒往鎮撫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導

以中興草創啓立史官于是典籍始具時孝懷太子被害訃至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王敦心懷怏怏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勛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任真推分澹如也及敦反導每旦率羣從子弟詣臺謝罪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耶乃詔曰導以

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羣臣及四方俱勸進于帝時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至是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時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導曰立子以長且紹又賢帝猶不決導日夕陳諫儲位乃定明帝立遷司徒敦又舉兵内向乃加導大都督率諸軍討之導聞敦寢疾使率子弟發喪衆謂敦已死咸有奮志又遺其從兄含

書曰導門戶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以平敦功進爵始興公位太保帝崩與庾亮等受遺詔輔幼主是為成帝亮之徵蘇峻也訪于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峻果稱兵犯闕導入宮侍帝峻雅敬導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及峻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因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兵于是虞潭蔡謨顧衆等皆以兵應又知峻黨路永匡

術並有貳心乃使參軍袁躭諷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賊既平衆以宫闕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遷會稽導獨曰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茍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遠竄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静羣情自安由是議不復行導善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府藏空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

售導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競服練遂踊
貴每端售得一金會大旱導上疏遜位下詔遣侍中敦
諭再三然後視事性簡素寡慾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
不重帛帝賞賜甚渥于時庾亮以重兵鎮外南蠻校尉
陶稱間導于亮將舉兵内逼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
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言宜絶智者之口即如君言
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
舅宜善事之讒間遂息亮雖在外而遥執朝權趨勢者

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賜謚多由封爵無爵者雖位通德重不得謚導始上疏正之導又以元帝睠同布衣每一崇進皆就拜山陵不勝哀感漢魏百官不得拜山陵有之自導始也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謚曰文獻褒贈之厚中興名臣莫與爲比

論曰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周官之訓曰推賢讓能而先之以惟克果斷大臣當國誠貴乎休休有

容及夫決疑定策又必有臨大節不可奪之槩乃能取亂于内而弭患于外王導于晉可謂雅量鎮俗矣惜乎沉静有餘而奮發不足方蘇峻刦遷乘輿則挈子遠遁卞敦擁兵不赴則濫予官賞郭默矯殺方鎮則擢授本州原其意雖主于含垢養晦以徐圖其後卒之國威不振即國恥莫雪亦濡忍弗決之咎也若乃兄敦之始犯順時導内憤刁劉之廹不但無垂涕泣之言且有内喜之意豈惟死負周顗亦且生愧王

彬甚至以開門揖盜之周札猶抗議贈官其曲為札辨乃其深為敦諱也果可謂之大義滅親乎然當王室不綱内外倥偬獨能延攬人望息民勸學挽如綫之國脉以中興一隅向使始基無導江南決不能立國其深心毅力有非尋常智勇所得與者後又卒能討敦成功以補前過易曰需于血出自穴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庶幾近之矣

溫嶠

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司徒羡之從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自少以孝悌稱于宗族美丰儀善談論初為司隸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震肅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從母也琨雅敬嶠請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時并土凋敝羣盜四起琨憑嶠以為謀主從討石勒屢立戰功元帝鎮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使嶠

奉表勸進既至引見因陳琨忠誠效節詞旨慷慨帝深器焉王導周顗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為段匹磾所害乃除嶠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固止之嶠絶裾而行其後母亡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辭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平王之尸嶠若以母未葬益當竭力朝廷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詎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累遷太子中

庶子東宮與為布衣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疏言宜儉約率下務農重兵以滅巨寇王敦反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奈何以萬乘儲副而身輕天下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參綜機謀帝深倚重王敦忌之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再四極諫敦終不悟乃謬為恭敬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稱鳳聞大説會丹陽尹缺嶠說

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能者敦問誰可作嶠以錢鳳對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即表用嶠嶠恐既去鳳于後間之因敦餞别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别涕泗横流出閤復入者再三嶠去後鳳説敦曰嶠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便爾相讒由是嶠得還都乃具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搆逆加嶠中壘將軍都

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
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
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時帝欲親將兵擊含聞橋已
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若賊豕突危及社稷何惜一
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
督劉遐追錢鳳于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有詔敦
參佐皆禁錮嶠上疏曰敦敢行殺戮朝廷所不能抑骨
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晏處

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枉入奸黨謂宜施之以寛帝從之會詔公卿坐論時政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一請竭力資助淮泗都督又擇一偏將益兵壽陽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二請州置田曹掾一人勸農察吏三請分軍出屯緣江上下良田四請省冗員五請復立籍田廩犧二官六以罪不相及請除夷三族之制奏入帝多納之尋與王導郗鑒庾亮卞壼等受顧命同輔幼主咸和初出為江州刺史平南將軍鎮武昌據上流為國家

應援亦以防蘊峻也嶠甄異行能甚有惠政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選單車刺史撫之潯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斵棺之戮削去之初嶠聞庾亮之徵蘊峻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峻果連祖約同反嶠聞乜潯陽即遣督護王愆期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不守嶠號慟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殄寇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

何以示天下遂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愈推崇更分兵給之遣使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預顧命嶠屢說不回乃用其從弟充及參軍毛寶言共推侃為盟主侃果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于是列上尚書陳峻約罪狀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天奪其魄死期將至寇逼宮城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為士

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董卓劫遷獻帝虐害忠良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插血涕淚慷慨實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拜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亦宜乎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方鎮州郡同稟規畧以雪國恥嶠雖怯弱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與嶠戮力得有資憑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

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襲登使還嶠乃重移書激怒之曰軍有進無退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尅後月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並在路次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今召軍還疑惑遠近今此州不守荆楚將來之危乃當甚於今日以大義言之主辱臣死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峻約凶逆無道

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出軍既緩復召兵還是為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書至侃深感悟率所統兼道而進與嶠亮同趣建康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里金鼓之聲震天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固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車駕幸石頭嶠與峻兵相持日久不決軍食盡貸于陶侃侃怒又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今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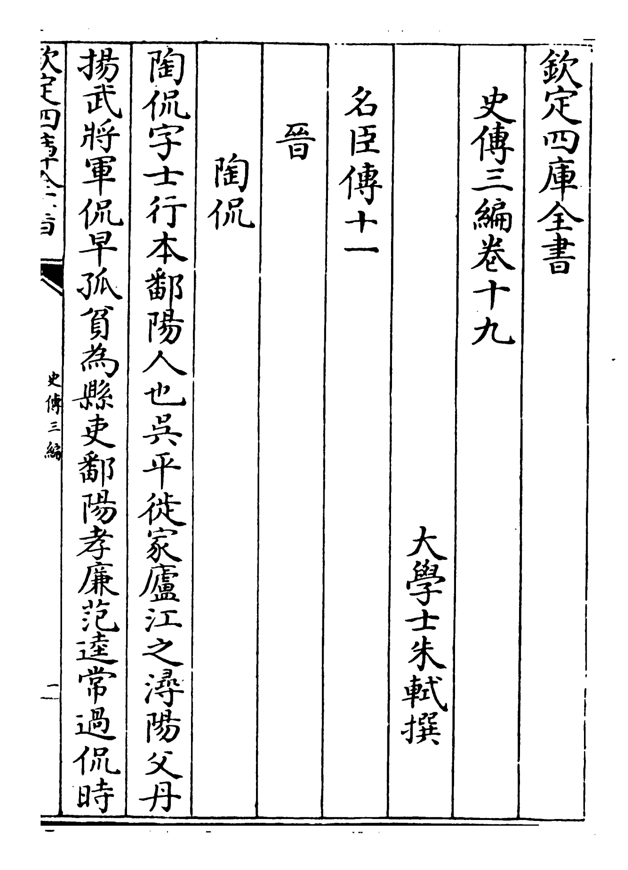
之戰可一鼓而擒奈何舍垂立之功成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正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雖灰身不足以謝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獨還人心必阻阻衆敗事義旗將廻指于公矣侃無以對乃分米五萬以餉嶠軍遂留不去嶠于是建行廟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昂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等率精勇

一萬從白石挑戰峻因醉突陣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後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朝臣皆令赴臺至者雲集乃悉諸軍齊攻榻杭大破逸軍獲逸及韓晃斬之于是奮威長史滕含抱帝奔嶠船羣臣頓首號泣請罪時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于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初長史孔愉以嶠母亡未葬頗不避之及嶠討平蘇峻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自頃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者惟

君一人耳時咸重愉之守正而服嶠虛公王導以峻黨
路永匡術中途以衆歸順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為亂
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幸矣導無以奪時朝
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
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藩未旬日中風卒時年四十二
江州士庶莫不相顧泣下冊贈侍中大將軍謚曰忠武
論曰嶠痛心于絕裾之行卒慷慨從王志安社稷雖
以此稍掛物議然勇戰敬官于以顯親揚名觀其後

可以諒其初矣其在東宫則教諭以正其德在朝廷則綜理以成其務在藩鎮則仗義約信以伸其威智足以御小人雖奸如王敦可使疑而成信有獨行遇雨之深心焉義足以動君子雖褊如陶侃可使異而終同有先號後笑之毅力焉是以遭折挫而不回歷艱難以有濟固其精誠使然亦有忍有容乃終以成大事也夫其勤王之志之純篤如此其禦亂之才之機宜又如彼忠孝文武嶠實兼之晉統後亡于是乎

賴而當時論者僅指爲過江第二流人物崇虛名墮實用風氣之壞運祚隨之蓋天厭晉德而嶠亦自是不永其年矣豈偶然哉



史傳三編卷十九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一

晉

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父丹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

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詎宜遽以非禮相逼從事慚而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數百里外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而異之曰君終有大名命子結交而去察孝

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大奇之除郎中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車共詣顧榮遂由此知名尋為吏部令史黃慶所舉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會荊州刺史劉弘將之官辟為南蠻長史命先往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參羊公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以軍功封東鄉侯陳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弘

以侃為江夏太守加督護使與諸軍并力拒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于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所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化雙鶴冲天而去時人以為孝感服闋元帝拜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皆斷江刦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刦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于釣臺羕縛送其帳下二十人斬之自是

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
于郡東大收其利杜弢之亂帝使侃督將軍周訪趙誘
擊破之先是周顗為荆州刺史屯于潯水為弢所困侃
使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
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鬬耶
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
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遣朱伺等逆擊
大破之獲其輜重遣使告捷于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

失荆州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破即表拜侃荆州刺史移鎮沔江而嶔將王貢提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遣部將夜趣巴陵掩其不備大破之所斬降無算其後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嶔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横脚馬上聞侃言便收斂容色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貢遂來降而嶔敗走進克長沙獲其將毛寶等而還王敦深忌侃功會侃還江

陵詣敦作别朱伺等諫不聽敦遂留不遣以其弟廙代之左轉侃廣州刺史荆州故吏咸詣敦留侃不許由是衆情憤惋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疑衆受侃意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廻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當斷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等言于敦曰周訪與侃姻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設盛饌餞之侃便夜發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長驅入境遣督

護討機斬之機黨溫邵猶擁衆不服諸將勸侃乘勢討
之侃曰吾威名已著但用一函紙足耳邵果走廣州遂
平以功封柴桑侯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
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
堪事故習勞耳時梁碩陷交州侃又遣將擊平之即詔
侃領交州刺史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征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王敦既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復
移鎮荆州士女交慶侃性聦敏勤于吏職恭而近禮好

獎人倫終日斂膝危坐軍府政事檢攝無遺遠近書疏皆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滞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投于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摴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

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勸于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皆令籍而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蘇峻作逆侃子瞻為峻所害溫嶠要侃同赴國難侃初以不與明帝顧命為

侃答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赴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又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于是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五月與庾亮溫嶠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用智計禽之部將李根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廣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築壘于白石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及賊攻大業壘侃將

救之長史殷羨曰吾軍步戰不如峻請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則大業自解從之峻果解兵趣石頭諸軍與戰侃部將斬之于陣峻弟逸復領其衆侃與諸軍又擊斬逸于石頭初峻之亂由庾亮激成亮有高名又以后兄受顧命及是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且君侯修石頭城以擬老子今反見求司徒王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還江陵尋進侍中太尉封長沙

郡公都督交廣七州諸軍事移鎮巴陵遣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荆州刺史劉胤聞之曰此必詐也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江州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耶默驍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寛簡欲因隙會以騁其從横耳即表討默又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據上流之勢加船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乎侃

省書笑曰是遵養時賊也侃兵至黙黙將縛黙以降斬之石勒素憚黙驍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乃益畏侃侃子瞻為峻部將馮鐵所殺奔於石勒侃告以故勒即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移鎮武昌遂擢用張夔范逵劉弘等子孫凡微時所荷一飡必報遣子斌與部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敢貪榮于疇昔而虛讓于今

日事有合于時宜臣豈敢與朝廷作異使臣仗國威靈

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病篤又上表遜

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顧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

睿鑒寵靈彌泰臣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尚復何

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除山陵未還所以憤慨

兼懷不能已已臣父母舊葬今在潯陽奉迎窀穸乃告

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臣間者猶謂犬馬之齒尚

可少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勒是以遣母丘奧

于巴東授桓宣于襄陽良圖未敘于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必得良材奉宣王猷遂臣成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天縱英奇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咨敷融正道四海幸賴謹遣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

王愆期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卒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褒美贈大司馬謚曰桓祠以太牢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明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于己門侃一見知為武昌

西門柳施怖謝時殷浩庾翼諸名士皆為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都不答而言者無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致禍非禦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先卒之一年即欲遜位歸國佐吏苦留之及

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械牛馬舟車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將出府門顧謂之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故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

論曰晉自阮籍王衍輩棄禮任情崇虛黜有過江諸名士猶承其放誕風流之習往往以養望為弘雅以

政事為俗人賴陶長沙精勤果毅内綜機事外靖寇
烽遂使奄奄江左頗有生氣信可謂大厦之支中流
之柱矣方庾亮當國憚侃得衆修石頭城以備之侃
深用為恨蘇峻之亂其遲遲不赴難者以此非獨恥
其不預顧命已也然君父在患臣子雖蹈湯赴火惟
恐不速夫怒于室而色于市猶或譏之奈何以忿其
同官之故上及朝廷乎王茂弘疾劉隗刁協之間謬
指王敦初舉義同桓文陶士行惡庾亮之專託言疆

場外將不敢越局彼皆挾其悁悁之私而闇于大義後之論者遂疑導黨其私親而史言侃據上流握强兵潛有窺窬之志固皆文致之詞抑亦其自貽口實也君子觀王彬之面數敦罪桓彝之恥通峻使導與侃固不能逃賢者之責矣

郗鑒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躬畊力學以博雅著名趙王倫辟為掾見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及倫篡其

黨皆至大官而鑒獨不染逆節惠帝反正累官中書侍郎時東海王越與大將軍茍晞爭辟鑒皆不應鑒從兄旭晞之别駕也恐禍及勸使應召鑒終不回京師陷寇難蜂起鑒遂陷于陳午賊中邑人張實先求交于鑒鑒不許至是實來午營省鑒疾鑒謂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耶實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德將逼為主乃逃歸鄉里時大饑州人士素被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老全濟甚多衆

感激遂共依鑒舉千餘家避難于魯之嶧山元帝在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劉琨各遣其部人並為兖州爭相傾動州民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外無救援百姓皆掘野鼠蟄鷰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兖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尚書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内外危逼使鑒為外援由是拜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

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彥輔道韻平淡在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愍懷太子之廢柔而能正奈何以武秋失節之士相擬敦曰愍懷廢徙之際危機交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北面事人詎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苟道數將極固存亡以之耳敦惡其言不復見拘留不遣敦黨譏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既還臺鑒遂與帝謀討敦既而敦反令王含等攻逼京師僉議含衆百倍而

城小不固宜及彼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賊無遠圖惟恃豕突一戰今百姓懲敦往年之暴掠皆人自為守曠日持久必生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强寇決勝負于一朝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于既往哉帝從之含等既平温嶠疏請宥敦佐吏鑒以先王立君臣之教貴于仗節死義若蕐雖遭逼廹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以

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幾動靜皆參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時王導議欲追贈周札官鑒建議不合導不從鑒復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故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謂幽厲耶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用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與王導溫嶠庾亮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領徐州刺史及聞蘇峻反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于是遣部將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師王師敗績庾亮宣太后詔進鑒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無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汨亂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昔荆楚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切報國凡

我同盟戮力一心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閒行謂温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彼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遣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王舒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等戰不利鑒乃與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

阿虔亭三壘以拒賊賊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扞倘一旦不守則賊方軌而進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荷先帝重託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廹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耶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峻弟逸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進侍中封南昌縣公又以討平賊帥劉徵功

進太尉時王導輔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賈寧諸將多不奉法陶侃庾亮屢欲率兵廢導皆以諮鑒鑒固執不許乃止鑒之守正不移厚德居心多此類也尋寢疾上表薦蔡謨自代凡子邁為兖州刺史卒年七十一帝哭于朝堂遣使册贈一依溫嶠故事謚曰文成

論曰郗鑒雅量不如王導謝安才略不如溫嶠陶侃而懷方秉正卓然自樹于亂朝濁俗之中進禮退義造次不違可謂東晉之重臣矣是以在鄉黨則懷其

德化在朝廷則憚其丰采觀其每有駮議屹如山岳有導與嶠所莫能躋攀者非獨當時亂臣賊子聞之膽寒也

卞壺

卞壺字望之濟陰寃句人祖統琅邪内史父粹以清鑒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長沙王乂專權粹正色立朝乂忌而害之壺弱冠有名辟命皆不應元帝鎮建業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重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

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廹壺陳詞哀苦帝乃不奪其志服闋為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克盡輔導一府嚴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侍講東宫尋拜御史中丞彈劾不避權貴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式父殁後服喪訖還前夫家前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于是制出母齊衰期壺奏曰若其母犯七出之責父當于存日棄之無緣以絶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其

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俱無所得從式母于夫亡制服又未嘗更嫁夫沒之後正其從子之日而使存無所容居歿無所托地此為母以子出也式為國士而違禮虧教不可居人倫詮正之任司徒組等不能率禮正違並當免官削爵下廷尉疏奏詔特原組等而式遂廢黜終身王敦既平以功封建興縣公與王導等俱受明帝顧命輔幼主拜尚書令時帝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曰王公

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乃輿疾而至時名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謨廣之子怡珉族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壼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不能官一人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後嗣哉謨怡乃就職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徐州刺史郗鑒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

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其剛直不畏强禦皆此類也壼勤于職事當官幹實明帝深器之而性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嘗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聞者莫不折節帝時以王導勲德每幸其第為其妻曹氏拜侍中孔恒密表以

為非禮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
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耶有沙門甚者偃
蹇不羈于大會中嘗枕王丞相膝聞壼至便斂容起坐
曰彼是禮法中人壼廉潔儉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
萬固辭不受會庾亮以蘇峻終必為亂及今徵之縱不
受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便滋蔓難制此是晁錯勸景
帝早削七國事也議者皆無以易壼固爭曰峻擁強兵
多藏無賴又逼近京邑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

慮未可倉卒亮不納壺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王公亦同此意爭甚懇切不能如何若卿在內俱諫必能相從今內外戒嚴恐不能無傷如何或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壺正色對曰以逆順揆之理無不濟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連祖約稱兵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壺率郭默等與峻大戰于陵西為峻所敗壺

與鍾雅退還與雅還節謝罪峻進攻青溪柵壼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宫寺大軍敗績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而死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拊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峻平朝議贈壼稍輕尚書郎弘訥議曰夫事父莫大于孝事君莫大于忠惟孝故能盡敬竭誠惟忠故能見危授命壼委質三朝盡規翼亮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

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以死勤事于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祀以太牢二子皆褒贈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鬢鬚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壺子孫多達官始峻舉兵日宣城内史桓彝即日率所領赴難及京師不守峻分兵攻陷宣城長史裨惠勸彝宜暫通使于峻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賊臣通

問遣部將俞縱守蘭石峻將韓晃急攻之左右請暫退縱曰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與彝俱死時丹陽尹陽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以力戰死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以謀奉太子出奔義軍死而壼以父子彝以主臣同時致命為尤烈焉

論曰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三綱五常禮之大體自五帝三王以來世世守之迄暴秦不變夫禮者國之維而衆之紀其起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恒必由之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自去其禮也晉承魏燼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類多放廢于禮法之外學宗老莊而黜六經談尚虛無而薄名檢行身以放濁為通進士以茍得為貴當官以養望為高及夫維弛而國亡紀散而衆亂流風餘熖煽于江左王導庾亮諸人皆身墮其中莫能振拔傳曰亂之生也惟禮可以已之其源不清其流逾濁勢固然耳卞壼秉方正之德以名教為己任既以禮自處即以

禮處人駁王式之短喪使知居喪飲酒食肉者為無親彈王導之託疾使知藩鎮擁兵不朝者為無上責貴游子弟之悖禮傷教使知諸名士相高以放達相尚以風流者為無法雖孤鳴寡和而言無罪聞足戒庶幾逆黨薄夫猶憬然于王章國憲天理民彝之未盡澌滅故以王敦蘇峻桓溫之奸相與睥睨神器至于犯宫闕逼乘輿擅廢立宜不難挈而有之而人心不死公義莫逃不能不遲回觀望以俟其後則雖

謂東晉不絶如綫之祚重為郄卞諸公所延可也記曰言而履之禮也壺立朝諤諤卒乃父死忠子死孝不愧平生之言斯為得所履而安者哉

謝安

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鎮西將軍尚之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兄奕為剡令有老人犯法罰以醇酒醉猶未已安時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改容遣去

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清言王濛嘗語子修曰

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負重名前

後累為徵辟皆不就寓居于會稽之東山與王羲之及

許詢支遁游處以山水文籍自娛揚州刺史庾冰以安

有重名必欲致之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後除尚書

郎琅琊王友並不起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謝絕

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

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也安

雖在布衣人皆以公輔期之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
蒼生何安每游東山常以伎樂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
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即不得不與人同憂安妻丹陽
尹劉惔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笑謂曰丈夫不
如此也安捉鼻曰恐不免耳初弟萬受任北征惟以嘯
詠自高未嘗撫衆安深憂之自隊將已下安皆代為慰
勉且責萬曰汝為元帥宜速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
傲誕若斯而能濟事者萬敗後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年

已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乃赴召溫喜甚言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常見我有如此客否溫後詣安值其理髪安性遲緩久而乃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會弟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時譽去後令人思徵拜侍中溫既廢帝奕立簡文安見溫遥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乃爾安對曰未有君拜于前臣立于後進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溫薦安宜受顧命時帝遺詔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

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毁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國家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帝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及見遺詔既不副所望心疑安與坦之所為大銜之溫入赴山陵百官迎于新亭時都下匈匈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于此行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

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語笑移日郗超時臥温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初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優劣時温威振内外孝武又在幼冲安與坦之盡忠夾輔卒安王室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屢使人趣之安與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草上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温卒事竟寢尋進尚書僕射領中書令安不欲委任桓氏固請太后

臨政而坦之已出為徐州刺史安獨力維持雖會稽王道子亦頼彌諧之益又當秦寇偪境邊檄四至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文武用命為政不存小察惟弘大綱人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又以其餘力繕修宮室體極崇閎而役無勞怨帝既親政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絶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加都督揚豫五州諸軍事時朝廷方以苻堅為憂詔求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其兄子幼

度應郗超素與謝氏不善聞而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幼度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謂不然超曰吾昔與幼度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屐履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幼度既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號曰北府兵所向克捷凡斬堅驍將數人于是進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其後堅復大舉入寇衆號百萬陣于淮淝詔以安弟石為征討大都督幼度為前鋒都督與安子

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督兵八萬距之時都下震恐幼度入問計于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與幼度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于幼度是日幼度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時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

游說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矣及堅屯壽陽列陣臨淝水幼度等衆不得渡幼度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少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以為然遂麾使却衆亂不能止幼度與琰伊等以精鋭八千涉水決戰堅中流矢斬大將苻融于陣堅兵自相蹈藉而死者

敝野塞川餘衆宵遁聞風聲鶴唳皆疑為晉兵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單騎逃去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算捷書至安方與客圍棋看訖便摄置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内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拜太保安欲乘勝混一海宇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軍事時桓沖新卒朝議欲以幼度為荊州刺史安自以父子名位

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勇
在形勝之地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荆州桓石虔為豫州
桓伊為江州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安嘗疑劉牢之不
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已而一以亂終一以貪
敗時咸服其知人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嗜
利無行檢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
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遂狎暱國寶安勛位既高國
寶復從中搆煽帝遂稍疎忌焉帝召桓伊飲讌安侍坐

酒酣伊拊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安聞之泣下霑衿因越席而捋其鬚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會苻丕求援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鎮廣陵築新城而居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至是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俄遇疾作乃請量移既還都遂表乞遜位尋卒時年六十六帝臨于朝堂三日

贈太傅謚曰文靖安素有雅量為士庶敬愛嘗與孫綽
等汎海風起水湧衆皆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故猶
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舟人承言即廻在
京師鄉人有罷縣歸者詣安問其歸資有蒲葵扇五萬
安取其中者捉之由是競買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
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而莫能及或手掩鼻
以效之及至新城築埭于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
埭幼度安兄奕子也少為安所器安嘗戒約子姪因曰

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羣從皆莫能答幼度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于階庭耳安大悦及長有經國才以討苻堅功封康樂縣公都督徐兖等七州軍事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獻武

論曰謝安與殷浩當韋布時並負蒼生之望其應桓溫之名也高崧嘗戲之曰今日蒼生將如卿何蓋陰以浩之前車相諷厲而安獨克弘遠謨一雪處士虛聲之謗固知體公識遠則隱顯同歸而郝隆所誚處

為遠志出為小草者未為通論矣傳言安性嗜音樂期功之喪不廢絲竹王坦之嘗書諭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竟不從又嘗以公暇與王羲之登治城悠然有高世之想羲之以為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恐非所宜安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安之放達類如此向使遇卞壼將毋與悖禮傷教者同譏歟淝水之役强敵壓境國勢孤危而安命駕遊山圍棋賭

墅先聖所謂臨事而懼者當不如是桓沖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吾不知其所謂已定者果能自信否耶以江左單弱之軍當苻堅百萬之衆晉祚不亡幸也户限屐齒之折安固自以為喜出望外哉或謂是時强臣跋扈于中猾敵寇攘于外人情洶洶日不暇給安殆故為游戲示有餘閒耳其後宋寇準在澶淵飲酒鼾睡擲骰子亦師此意是說也曲諒古人之心不失為恕道而未可為訓也

史傳三編卷十九